

乐读

编者按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中的这段话,早已道出诗歌与音乐的同源共生。

文坛之中,钟情音乐的作家向来不在少数。于他们而言,音乐与文字并非两个孤立的领域,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用音乐捕捉灵感”固然是他们笔下生花的技巧之一,但音乐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果说文字与音乐在艺术的本质内核上本就相通,那么作家们落笔成文的那些佳作,何尝不是一篇篇荡气回肠的动人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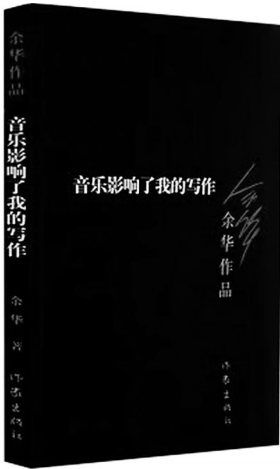
你是否也曾好奇:作家们都在听哪些歌曲?又有哪一位作家的音乐品位与你谋而合?今天,让我们循着音乐的脉络,探寻作家与旋律的不解之缘。

来,和作家们一起听歌

1993年冬,余华亲手组装了一套音响:美国音箱、飞利浦CD机,配上日本卡座。这套音响设备不仅进驻了他的生活,也融入了他的写作进程。后来,他将这段与音乐相伴的创作时光,写成一本乐札记《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余华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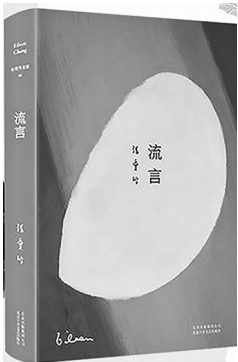
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确切的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我开始思考巴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

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路过亨德尔和蒙特威尔第,来到了巴赫的门口。从巴赫开始,我的理解又走了回来。然后就会意识到巴托克和梅西安独特品质的历史来源,事实上从巴赫就已经开始了,这位巴洛克时代的管风

琴大师其实就是一位游吟诗人,他来往于宫廷、教堂和乡间,于是他的内心逐渐地和生活一样宽广,他的写作指向了音乐深处,其实也就指向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节选自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张爱玲曾在《谈音乐》里说“不大喜欢音乐”。或许在她眼中,音乐承载着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怅惘与苍凉。可即便如此,音乐依旧以无形的力量,为她的文字世界,赋予了绮丽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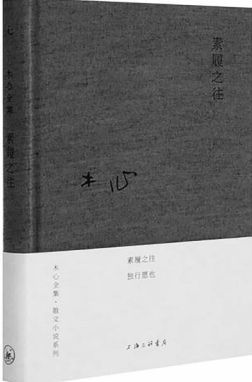
《流言》

张爱玲 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萧邦,却是较早的巴哈,巴哈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答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

——节选自张爱玲《流言》

木心说:“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三个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还有一个是画家。”



《素履之往》

木心 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莫扎特真纯粹呀,在巴赫之后同样可以滔滔不绝于音乐自身的泉源。肖邦是浪漫乐派的临界之塔,远远望去以为它位据中心,其实唯独肖邦不作非音乐的冶游,不贪无当之大的主题。他的爱巴赫、爱莫扎特,意思是:爱音乐的人只爱音乐,其他以音乐的名义而存在的东西,要把它们与音乐分开,分开了才好爱音乐。

我在童年、少年、青年这样长的岁月中,因为崇敬音乐,爱屋及乌,忍受种种以音乐的名义而存在的东西,烦躁不安,以至中年,方始有点明白自己是枉屈了,便开始苛刻于择“屋”,凡“乌”多者,悄悄而过,再往“乌”少的“屋”走近去……

——节选自木心《素履之往》

在史铁生看来,音乐可分两种,一种是叫人跳起来,一种是令人沉进去,他爱听后一种。他说:“这后一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一听说‘瞪眼卧倒’不动了;另一种则是当你‘瞪眼卧倒’不动时才能听,才能听得进去。而我,又是后一种情形居多。”

《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史铁生 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现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爱听,屡次偷偷在家中培养对它的感情,最后还是以关系破裂而告终。但有些美国乡村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还是很喜欢(比如不知哪国的一个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个忘记是哪国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仅仅是爱听,说不出个道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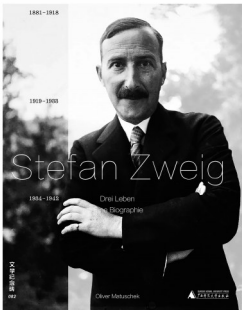
古典音乐呢?也不懂,但多数都爱听,不知道为什么爱听,听时常能沉进去,但记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挥者,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能把各种曲子听串(记串)。就像有可能认为维也纳爱乐团的指挥是卡拉登尔。至于马勒和马奈谁会画画谁会作曲,总得反复回忆一下才能确定。而签证和护照的关系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后天会否又忘尚难保证。

……

民歌当然爱听,陕北民歌最好。但到处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国外的。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碎,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总之没什么好结果)。我常怀疑我上辈子是生活在热带的,这辈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玛·杜拉的情人》时也有此感。

——节选自史铁生《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新书



茨威格传 三种人生 (德)奥克利·马图舍克 著

《茨威格传:三种人生》

[德]奥克利·马图舍克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版图中影响深远的作家之一,传记写作是斯蒂芬·茨威格在小说之外的重要创作领域。在吸收、参考前人诸多茨威格传记、研究著述可取之处外,本书作者还查阅了大量遗留文字、未刊稿、笔记、书信、档案等第一手茨威格相关资料,特别是对于茨威格前妻、兄弟等的书写与言论对照原始资料比较分析,以更丰富的信息与对谬误的勘正讲述了茨威格的生活、创作、婚恋,他的“学徒”“荣誉”“流徙”人生,走进这位文学大师的精神与文学世界。

《书中人世》

骆玉明 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种一棵不中绳墨、一无所用的大树,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其下。”本书是骆玉明教授的序跋集,无论是对经典名著的深入解读,还是在序跋中对创作背景和思想脉络的梳理,他都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文学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格致丹青:美术作品中的科学与文化》

刘钝著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拉斐尔《雅典学院》、伦勃朗《丢尔普医生的解剖学课》、达利《向克里克与沃森致敬》、丁一林《科学的春天》……大量美术史上的画作,串起了一部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从科学革命到当代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的恢宏历史。本书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别致的科学史、文化史著作,极具知识和思想含量,也有很高的可读性。

读有所得

阅读是一种细腻而舒缓的幸福



■姚孝平

作家王立先生一向关心我的写作。得知我喜欢写些读后感,他便托夫人陈澄女士转赠我他的文学评论集《悟阅小说》。

这本集子收录了王立先生阅读诸多经典名著及部分嘉兴本土作家作品后写下的感悟与评论,也可看作是“阅读笔记”。书中还涉及一些年轻网络作家的作品,整体分为外国小说、中国小说(一、二)及网络小说四个部分。

面对《百年孤独》这样的“大部头”,普通读者或许难免望而生畏,王立先生却“一直保持着阅读的兴奋”。这种长时间的沉浸,不仅需要体力与脑力,更考验毅力。他将博尔赫斯的小说形容为“在平静的叙述中,给人以一种意外的冲击,就像涓涓细流一路走来,突然汇成壮观的瀑布”。这是文学大师给予他的心灵撞击。

论及汪曾祺,作者指出其小说神韵内敛而精致,“他要挖掘与展现的是人性之美,借以温暖尘世中的芸芸众生”,精准点出了汪老文字对寻常人心的疗愈意义,这也是一些喜爱其作品的读者未曾深察的内核。

读完余华的中篇小说,作者感叹“不能不惊讶于余华的情感世界居然充满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变形的独异的意象”,认为余华的艺术感受“无限微妙而深刻、丰盛而新鲜”。这些评论不枝不蔓,直指核心,语言凝练精确。他由一家联想、对比另一家,比如评余华、莫言时谈到卡夫卡,说阿来时又关联到福克纳。如此信手拈来,若无大量的阅读积累、广博的知识储备与敏锐的思维,实难做到。

作者亦为史铁生小说中揭示的生命哲理所触动,感慨“我

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美丽的梦想与虚设的目的之中,而生命的过程是色彩各异的”。

对于嘉兴本土作家,王立先生同样投以深切关注。他以他们的代表作为切口,细致剖析创作特质,感悟小说魅力,并写出其心路历程。他评价朱樵善于在琐事与人物的微妙言行中捕捉艺术的冲突,指出“把握生活并艺术地表现出来,则是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他从陈伟宏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联想到鲁迅刻画人物的笔法,认为“小说作为虚构的文本,始终存在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对于“80后”女作家王肖婷,他则赞赏其观察生活细节的功力,肯定其作品中“温情的基调”。

面对“80后写作群体”,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观察。韩寒《三重门》的幽默犀利、张悦然《樱花之远》的细腻典雅,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文坛需要的是激活与碰撞,而非商业炒作,市场畅销是一回事,文学价值的认可又是另一回事。同时他指出,“80后”写作群的创作缺乏必要的理论引导和支撑,并没有形成文学流派。

小说需要细读,评论亦须细品。匆匆读完这本阅读笔记,已能感受到作者阅读视野之广之细。这本集子正是他多年潜心阅读后厚积薄发的结晶,书中许多见解与经典语句,我还有待慢慢消化。

作者在后记里说,在这样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做一个认真的读者,浸润在书香世界中,当是浮生快事。的确,阅读是一种细腻而舒缓的幸福,让自己的心灵悄然潜入他人的生活与情感世界中,与虚构的人物一同起伏、面对、收获,仿佛自己也多了一段未曾亲历却无比丰盈的人生体验。